

人间草木

墙角的象耳芋

■王心爱



朋友一进门,就笑我屋里太素净。窗台上几样东西:一盆吊兰,披头散发;一盆文竹,惜字如金;一盆蕨,缩在角落里,怯生生的,都没个挺拔的样儿。他说:“缺个高的,镇不住场子。”过了几日,他真搬来一盆,个儿是高,叶子大得像把蒲扇。我指了指墙角那片空地,他就搁在那儿了。

我瞅着眼熟,随口道:“这不是滴水观音吗!”

朋友一撇嘴,带点怜悯的神气:“不识货。这是象耳芋!”

我这才蹲下身,细细地看。果然不同。滴水观音的叶,绿得有点浮,像水上的浮萍。这象耳芋的叶,是沉到水底的绿,厚实,叶面上有层薄薄的粉,摸上去绒乎乎的,温温的,不冰手。叶脉也格外清晰,一条主脉,两边分出细密的支脉,活像大象耳朵上的纹路。叶柄不是空心的,是实实在在的一根,撑着那大叶子,稳当得很。

前几日去花市逛,见那玫瑰开得泼泼辣辣,一丛丛,红的热烈,白的娇嫩,枝上都带着硬刺,香气也冲,隔着老远就能闻见。我看了两眼,便走开了,总觉得那热闹是给旁人看的,于我这方寸之地,不太相宜。还是这墙角的象耳芋合我的心意。它不爱张扬,只讲个“慢”字。新叶初生,只是个紧紧裹着的小尖角,带点紫红,像个攥紧的小拳头,羞答答的,不肯见人。你得耐着性子等。三五天,它才肯松一点,露出里头浅绿色的背。再过个十天半月,那卷着的叶

片才慢条斯理地一圈一圈舒展开来。这个过程,你能觉出一种力道,不是猛劲儿,是长劲儿,一步一步,不紧不慢。等新叶彻底张开,竟有小孩的脸盘子大,稳稳当地托着窗外漏进来的春光,也托着我一屋子的安静。

如今的日子,不知怎的,都催着人快。走路要快,吃饭要快,连说话都得拣要紧的说。养花也是,总想着今天撒籽,明天就瞧见芽,后天就盼着开花。象耳芋可不理这套。它只管自己在墙角慢慢地长,不着急,也不理你会急不急。我有时看着它那慢吞吞的劲头,倒觉得心定了下来。汪曾祺先生说过:“人总要爱着什么,活着才有意义。”我想,我爱这象耳芋,便是爱这份不慌不忙。它让我觉得,时间还够用,一切都来得及。

浇水是个乐子。不能用大水猛灌,得慢慢地浇,让水一点一点渗进去。等盆底的小孔里滴出水来,才算透了。我常蹲在地上,看那水润湿土面,想着这点水,怎么顺着那些看不见的根须,爬上高高的叶柄,最后撑圆了那些大叶子。这事儿急不来,它走得有条不紊。这生长本身,就是一首顶好的诗,不用押韵,也不用雕琢,自自然然就好。

晚上,屋里关了灯,月光斜斜地切进来,正落在那片最大的叶子上。叶影投在白墙上,模模糊糊,随着风轻轻晃,像一头老象在夜色里悠闲地扇着耳朵。屋里静极了,能听见自己的呼吸。有它在墙角

一站,这屋子就不显得空落了,反倒添了几分安稳。

说起芋头,便想起吃食。汪老写过芋头,多是野地里挖的,或是寻常人家的芋艿。这象耳芋,叶子不能吃的,但那精神是相通的。秋天,叶子黄了,剪了,盆里的球茎倒是肥实。我曾好奇,挖出来看过,白白胖胖的一大块,像个大荸荠。虽不能入菜,看着也欢喜。这让我想起在南方农家吃的芋头羹,白梗芋头切成薄片,和着咸菜、毛豆子一起煮,勾一点薄芡,青白相间,热气腾腾。吃起来,芋头的糯、咸菜的鲜、毛豆的韧,都在嘴里。那是慢火熬出来的滋味,急不来。

朋友再来,见那叶子又展开了些,笑道:“养得好!比滴水观音有派头吧?”我笑着点头。其实,滴水观音也好,象耳芋也罢,本是近亲,粗看差不离。可如今在我眼里,分得清清楚楚。不为别的,就为这墙角象耳芋身上那股子不疾不徐的劲儿。它不跟你吵,也不跟你闹,就那么实实在在地长着,告诉你:别慌,慢慢来。

世间好看的热闹多着呢,可肯这么陪着你,不声不响,却又一天也不懈怠地生长的,又有几个?有它在墙角,我就觉得,这日子,过得有根。春天是托在一片叶子上的,日子,是过在一份从容里的。如此而已。

人生百味

卖瓜的少年

■赵华

夏夜,晚饭后,我陪着妻儿在小区附近散步,行至街角,看见一个西瓜摊:一辆手扶拖拉机旁,一老一少正在给顾客挑瓜。我低头对儿子说:“爸小时候也卖过西瓜,那时跟这个卖瓜的小哥哥差不多大。”儿子眼睛瞪得圆圆的,说:“那你肯定没少吃西瓜!”妻笑着说:“你爸会挑瓜,要不咱买几个带回去?”儿子点头说好。

车上西瓜剩得不多了。我挑了两个,七毛钱一斤,总共十三块多。卖瓜少年手脚笨拙,装瓜时袋子总撑不开。我问他:“你这是放暑假了吧?”少年没吭气。旁边的中年汉子擦了擦额角的汗接话:“儿子初中放假,来给我帮把手,干活还不是那个样子。”少年的脸一下子红了,眼睛不知往哪儿看。付钱时,我轻声对少年说:“我像你这么大时,也跟着我爹摆摊卖过瓜。”少年抬头看了我一眼,眼里闪过一丝惊讶。

回家切了瓜,儿子啃得满脸都是汁。给他洗完澡,收拾停当刚躺床上,儿子就蹭到我跟前问:“爸,你真的跟俺爷卖过西瓜呀?”我揉着他软乎乎的头,说:“可不是嘛,连着卖好几年呢。”“那你肯定没少吃西瓜!”说完,他一骨碌滚到床头,抱着他的玩具玩去了。这个小家伙,就知道吃!可他这一问,倒把我拽回了那些年……

我上初一的时候,下岗的父亲做起了水果生意。每年夏季最苦最累的活儿,就是卸一大货车西瓜。不管早晚,只要父亲拉瓜回来,母亲就带着我们兄弟俩去卸瓜。卸瓜的时间没准儿,最痛苦的是深夜车才回来——为了第二天早上就能卖瓜,得连夜卸完。卸到最后,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。有一回弟弟累得哭了起来,可哭完还得接着干。

我们家的瓜摊是摆在县城街道马路牙子上的,一大堆西瓜用塑料布盖着。那天下午,热得人喘不过气来,可忽然黑云压顶,下起了“白帐子”猛雨。父亲回家午休了,留下看摊的我在风雨面前手足无

措。别人都往沿街门面房里跑,我却要来回跑着搬石头压住盖瓜的塑料布。不一会儿,大雨把大街变成了大河,水流冲得瓜堆边沿的西瓜一个个四散漂去。我急忙用撑遮阳棚的竹竿去拦,可哪里拦得住!头上雨浇,脚下水大,眼见瓜跑,我狼狈不堪!幸好旁边门面房的邻居出手帮忙,父母也冒雨赶到,才勉强把瓜堆稳住。雨中护瓜的场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,以至于后来,每逢天降大雨,我都会莫名地紧张。有时候夜里梦魇,也是在大雨中手忙脚乱去拦顺水漂走的西瓜,独自一人,茫然无助。

摆摊卖瓜还得有个硬功夫,就是会挑瓜。挑瓜讲究几步:先“望”,看瓜长得饱满不饱满,歪瓜瘪肚的肯定不行;再“拍”,熟瓜拍起来力度过手——手掌拍下去那股劲儿,能实实在在地传到托着瓜的另一只手上;接着“听”,拍起来“嘭嘭”响的,八成熟得正好,“噗噗”闷声的,说明熟过头了;最后,把瓜蒂亮给顾客看:“您瞧,瓜蒂还青着呢,绝对新鲜!”有的顾客还不放心,我就拿刀在瓜皮上切个三角口,刀尖挑起带瓢的瓜皮让顾客验看:“看看,俺家的瓜保熟包甜,尽管放心啊!”偶尔失手,父亲会赶紧打圆场:“小孩子不中,我给您好好挑一个。”

目前西瓜集中上市,市场压力陡增,价格出现季节性暴跌,不少瓜农守着满地西瓜愁销路。睡觉前我从手机上刷到这些新闻时,马上想起了街角卖瓜的父子,于是穿衣下楼。到那儿一看,瓜已经卖完了,父子俩正收摊。我装着顺道路过,问他们明天还来不来。瓜老板连连点头:“来来来!地里的西瓜多得很,得抓紧卖出去!”“那明天还买你家的瓜!”“中中中!”瓜老板一边发动车子,一边高兴地应着,挥手招呼少年上车。

瓜车离去的时候,车上少年回头看了看我,发现我正看着他,赶紧扭过头去。

我看着少年的背影,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。

心灵感悟

建军99周年感怀

■张长安

南昌首义惊雷滚,震破苍穹焕曙光。
世纪风云磨利剑,千秋日月照家邦。
飞天万仞折蟾桂,入地千层探秘藏。
敢犯中华一寸土,轰他到海祭龙王。



夏日紫薇

王岩摄